

小說海

Short Story Magazine (Issued Monthly)



小說海
三卷
第一號

上海中國圖書公司和記印行

國 學 扶 輪 社 出 版

上 海 中 國 圖 書 公 司 和 記 發 行

張氏適園叢書 書名列左

今古學考 清廖平 一冊 二角

殘明紀事 清羅謙 一冊 四角

儒林宗派 清萬斯同 二冊 六角

知聖篇 清四益主人 一冊 六角

禮耕堂叢說 清施國祁 一冊 四角

花近叢書序跋記 清管 一冊 三角

釣磯立談 宋史虛白 一冊 一角五分

清賢記 明尤鏗 二冊 九角

棗林雜俎 明談遷 六冊 四元

棗林詩集 明談遷 一冊 四角五分

尖陽叢筆 清吳騫 二冊 一元一角

淶水亭雜識 清納蘭 一冊 三角

橋西雜記 清葉名澧 一冊 四角

陳一齋文集 清陳梓 一冊 四角

陳一齋詩集 清陳梓 一冊 七角

霜紅龕詩鈔 清傅山 一冊 六角

白嶽廬詩話 清余憲 一冊 三角

古今說部叢書 十集 六十冊 十二元

明朝四十家小說 八冊 二元

香豔叢書 二十集 八十冊 十六元

周櫟賴古堂尺牘新鈔 十六冊 三元二角

姚姬傳尺牘 二冊 四角

精刊觚賸 六冊 四角

陳眉公批西廂記原本 二冊 六角

六合內外瑣言 屠勞 六冊 一元四角

隨園軼事 蔣劍人 二冊 一元二角

揚州夢 焦東周生 二冊 一元

佛爾雅 二冊 六角

青樓小名錄 四冊 一元

野語秘彙 二冊 一元二角

揚州畫舫錄 李斗 六冊 一元四角

夢厂雜著 俞蛟 二冊 六角

妙香室叢話 張培仁 六冊 一元四角

王湘綺

康南海

嚴幾道

林琴南

張季直

章太炎

梁任公

馬通伯

當代八家文鈔

精裝十二冊 定價四元

文學一道。與時升降。其有德業事功。旨趣行誼。卓越古今者。則文學之根柢與光彩。自然與凡近有別。以近世學者。對於文學之興趣既深。其景仰當代耆宿之心。又非常切至。爰是窮歲月之力。成爲是書。中間多有友朋傳鈔。爲外間不經見之傑作。一代文格之變遷。咸具於是。諸先生之德業事功。旨趣行誼。於此亦可見一斑焉。全書二十冊。用毛邊紙精印。爲文五百五十餘首。誠文學家之寶筏也。現已出版。購請從速。

國 學 扶 輪 社 出 版

中 國 圖 書 公 司 和 記 發 行

香 豔 叢 書

全 部 八 十 冊
定 價 十 六 元

是書搜輯歷來閨秀邦媛之趣史。香草美
人之騷怨。間及宮闈瑣事。詞苑叢談。有
關一代人文之盛衰者。靡不借鈔祕本。彙
集成冊。莊諧俱妙。情文相生。各類文體。亦
落落大方。纖不傷雅。既堪爲遣興之資。復
可得作文之助。都凡二十集。分訂八十冊。誠
香豔書之大觀也。



察汝之眼知汝將來必能誠心待我

美 國 加 哥 南 水 街 之 市 景



小說海三卷一號目錄

●插畫

愛情名畫

美國芝加哥南水街之市景

●短篇小說

德二爺

琥珀貓兒墜

玉釵緣

鬼窟

得耶失耶

積而能散

詐犬

女偵探

中山狼

博山令

●長篇小說

擎雲手

繡巾緣

●雜俎

筆記

未來世界之臆說

書馬新貽被刺事實

菊影錄

說曲

京華塵夢錄

詩文

賦一首

詩廿七首

詩餘十首

指巖

王梅壠

鄭笑墨

小青

百雷

杜階平

小青

半儂

杜階平

王

林

謝直

李濟安

我聞

獨笑

堃生

子餘

東園

海

說

小

○○○德二爺



指嚴

來都未久。苦難悉社會真相。惟時聞老於京師人言。生計狀况。以旗人爲最難。往往昔爲蘭錡謝王。今并求爲尋常百姓。而不可得。男夷。皐隸。女落。平康。或祕密賣淫者。何可勝數。此皆歷葉席豐履厚。失於教養。俾子若弟。罔知稼穡之艱難。有以致之也。不寧惟是。彼祖宗法度。以貴族崇階。不令與齊民伍。有庫於口。有祿於室。在富貴榮顯時。祝其世世奉宗廟。毋絕詎不赫奕。及其敝也。則欲自由爲士農工商之一。以謀生計。而格於成例。勢所不可。是誠所謂絕物也。而於是旗人以生計受天然淘汰矣。或謂易姓之際。滿旗之禍。福視彼歷史。帝王家覆宗絕祀。血肉崩潰。至願生生世世勿入天王家者。爲何如。若夫男臣女妾。分所應爾。又烏足怪。噫。此固狃於常見。別成恩怨。問題。倘就人道主義論之。彼喬木世家之感。王孫泣路之詩。獨非人情也歟。哉。昨於筵間。聽友人談所謂德二爺者。不禁根觸。因志以風世。

友人謂予某日自赴宴歸。雇一輿。邇逕行。忽欲便旋。令止道左。既畢。見此苦力人。方面豐頤。膚皙而腴。雖帶風塵色。不能掩也。軀幹亦修偉。絕不類卑田院中人。聞其方與他與夫譏語。他與夫作跪安狀。以戲之。且曰。爾之珊瑚頂雀翎。安在不升堂。皇呼家人僕役。而作此生涯。與噲等伍。豈果棄富貴如敝屣耶。與夫聞言。怒之以目。加以詬詈。喋喋不可諦審。予遂呵止之。既登車。行頗速。知其強有力也。予心異焉。計不可不一訊。及歸。倍與之貲。且言。予欲包一車。以月給貲。以便往來。汝挽車。洽予意。月給十五金。願就此役否。其人唯唯。卽謝予栽培。跪安垂手。京師旗人見尊長。必跪安。屈一膝爲之。雖道路亦然。綽有禮節。恭順異常。人予適有事。未及詳詢。所疑姑囑其明日來。及明日。自晨至晡。僕僕多事。未能與之問答也。晚歸。伊乘間言。家口衆多。嗷嗷待哺。請先給五日貲。以謀餽粥。予領之。且言。此間有宴會。與夫例得領飯金。都下宴會。凡與馬俱給飯金。爾知之否。伊忻然諾。宴罷。予復有他往。深夜始歸。忘其索貲事矣。又明日。彼不復言。予獨憶及之。呼之來。前既給金。詢其何以不復索。貲伊答言。飯金頗夥。自食外已足贍一家。終日糧故擬俟。過日復索也。且主人公事繁。安敢多瀆。予始詢其家屬若干人。及履歷身世。現居何所。伊乃娓娓述之。所言具有條理。不類執袴癡兒。豈果境遇困人。雖中材者不能一躍而出。其樊籠耶。噫。異矣。與夫自言姓名。姑隱甚。悉人因其名有一德字而行。輩在二呼爲德二爺。祖父以上皆顯宦。自其子員勒以下。至將軍都統。莫不有父。尙爲某所都統也。兄得蔭某官。早卒。家有母。

妻寡嫂及前清光緒之季。莊田抵押已盡而積欠衣食及古玩醫藥應酬禮物等費殆數萬金。皆父兄疾病喪葬并己之婚娶所致。斥賣家中財物不足償十之二。於是乎乃議變售府第。得五萬金。實則廬舍堂室皆係良材嘉木所築。雖材料析置且得值五萬金。而地址亦非三萬金不可也。予（德二爺自稱）既少不更事。婦女無普通知識。聽僕役譸張爲幻。中飽乾沒。遂演成不可思議之現象。猶憶當日售產時。一包衣僕及一估物肆夥王某者。奔走最勤。予母甚德之言。無不從。一日包衣僕入予母房中。跪安言估物商稟陳有某富室願購府中古銅器及玉如意等。請允許展覽。予母領之。及越日忽報玉如意之最佳者已失。所在予母大怒。必欲報警。廳緝捕僕跪言此事自係小人疏忽。然一到警署。必被拘留。估物商亦且株連。售物事遂致延擱。予家方待澤孔殷。潤轍之水。急於望歲。若爲小忿所撓。在勢殊不值得。不如先議價事成。然後追求未爲晚也。予母攢眉無策。方欲有言。而女僕告無米爲炊。立待阿堵物爲和事。老予母長歎一聲。乃命僕出速令齎百金來。即勉緩僕喜躍而出。既而議價一切古玩等僅五百金。予嗣聞人言。即彼所失之玉如意一柄。且值三千金也。其次者價亦不下五百金。而乃兼有古銅彝鼎花甌等約十數事。僅估此數。予母初不允。後往返再四。竟以五百五十金立契約矣。時予方議婚事。聞有金來爲予製服及婦衣飾等。欣喜過望。德包衣僕且不暇誰復過問其價值之高下。賤憶僕拉子衣角賦語曰。新夫人美如老佛爺。二爺大福又得估物商齎多金來。怎不歡喜煞人。小人

亦購定宮粉香胰數事不腆之獻至乞哂納語罷袖出宮粉等異香撲鼻確係自南省來者予家雖貴顯而薰香塗澤諸事予母頗不喜之且約束予亦嚴未嘗令予近婢媼等故生十九年尚未身親薈澤也是時予雖未及新婚宴爾而銷魂臭味引人入勝不啻心酥於錦衾角枕間矣僕又指白鏹示予謂此累累者皆新夫人之媒介物也予撫之而笑絕不知斥賣舊物之可苦痛既而入見予母母方點驗朱提殊無喜色顧見予在旁喟然曰設爾父兄尚在何至此痛心物彼古物收藏歷有年所一旦飛入他家祖宗在九泉下不知若何灑淚也予以爲母親物思人念及父兄而已了不知舊物之可寶貴此累累者實一段傷心史也及既娶婦食指驟增奴僕自婦家來者頗豪奢鄙予家窘迫言語令人不憤且事實上亦漸難支持乃仍由該包衣僕招攬先售莊田次及府第顧莊田實無可售先世本無憑契抵押於豪商家已久爲數若干漫無稽考彼方聲言支借之數已過當以田價論須予家轉出若干金方得收回質契予母悻悻命包衣訟於京兆包衣跪稟曰此時法律與昔日異自有審判署以來兩造須延律師辯護予家曲直未可卜而律師酬金已非數十百元不可盡倩人爲之和解令渠勉出金若干藉此息事予家亦可得補助金予母聞言躊躇未之允蓋此僕前後乾沒多金予母已有所聞至此不甚寵信遂決議延律師訴訟忽武漢革命軍起前總統袁入主內閣滿人皆皇皇恐朝夕不保此事遂置不論而予家之窘態畢露無可挽回矣

先是議莊田不成。遂及府第。而予婦聞之。以顏面攸關。請暫緩變質。且求母家資助。以紓眉急。時予婦翁方爲某省將軍。頗有資。顧予向未與之謀。面且聞其以予無官。不甚謂然。予又少識字。不能援筆作書。予婦性頗慈善。憐予母老病。予又不事生業。乃挽其兄作書致父。乞助金幣。且爲予謀一位。置予甚喜。贊賢婦不置。未及兼旬。而武昌變起。婦翁爲亂兵所戕。全家殆盡。其居京者。亦日夜號泣。情景之慘。突過予家矣。予婦大感。適有日疾。竟因此失明。自是予更無獲職自贍之希望。株守家園。瑩瑩坐食。是時又生子。女各一兒。啼婦哭度日。如年。稍緩須臾。且轉溝壑。及清帝嗣位。民國告成。予家之衣飾財物。亦山窮水盡矣。不得已。仍議莊田。而此際已行共和政體。五族雖同一待遇。而滿人之特優位。置當然取消。設有民事訴訟。非延請律師。卽須赴庭對質。予家既無延聘律師之財力。而予母顧全體面。安肯往庭對質。予又漫不知世事。前此視官如家珍。不屑措意。今日失勢。視官如神明。動輒恐得咎矣。且僕役皆已星散。包衣僕某亦入他家。招之來。則分庭抗禮。大非昔日氣象。問以莊田事。則乾哂曰。爾等尙以爲今日如清代耶。訴訟非可孟浪。爾等莊田。由於官賜。與民間契約賣買不同。今日何日。中華民國也。民國一律平等。官賜物當然取消。若論契約。則彼援借券至數千金。不爲不鉅。爾等能以無契之田產與之爭執乎。苟一敗。訴罰金若干。勒限庭繳。否則坐徒。爾等能爲此乎。休矣。勿作此想。大清帝室尙一旦化爲烏有。何論爾等區區莊田。吾有一計。尙可爲爾等後半世吃著。則出售府第問題是也。吾聞

某總長欲擴其居第且爲黨人議事之所苟以府第相讓尙稱合度三萬金可坐致也予母聞言雖色變不語而亦無可駁斥反屈意慰藉之懇渠注意然意似不信渠及渠去囑予往戚家探訪此宅果可得若干金戚某者予之姨丈胞弟也姨丈已逝胞弟曾任某部曹民國後失職閒居日從某肆售古物作生活多識市井無賴人府第亦已變售聞價頗昂母常斥渠不事事以爲彼父兄俱顯宦今闕茸若此祖宗飲泣矣伊家園中有琉璃亭乃拆其瓦售之下至花木無不售罄可謂不肖之尤爾輩若學此敗家現狀吾寧死不願見也噫豈知不三年間予乃親造其門而再拜問道乎此語予母殆已忘之而予之腦中不覺有此影像翻而揭之以示予也予閱歷稍進漸已知人事艱難世途嶮巇念予此行往戚家心緒怏怏殆良心發現慚予不能創業以庇母妻而更爲此賣家之苞弟獻圖之張松自問何以對祖父在予母復以包衣不可恃而轉求某戚豈知某戚者予素稔其爲人亦一包衣也何所輕重而趨向於彼雖然予苟能自振何至作此沿門求乞之行爲千言萬語總恨予之不是而已予是時忽轉一念予聞人言求官亦甚易易予向株守在家母溺愛甚不令予出門運動故至今未得一職昨聞某僕言予家世爲顯宦親友甚多卽如某太傅者亦予家瓜葛徒以父兄下世家道中落久不通往來已耳今予踵門求之或可得一官則強於求某戚之賣府第多多也內念已決乃訪問某太傅所在循道求之果得其門門左右有警服荷鎗者四狀猛厲怖人予略此逡巡不敢近瑟縮久之始問太傅爺在

家否。荷鎗者。瞋目視予。上下估量。幾徧厲聲問爾何自來。予告以某府之府第。固京師著名舊宅也。警士聞言。復問爾爲主人來乎。名刺安在。予言。予卽主人。名刺未及攜。予實不知何謂名刺也。語時。額汗如珠。囁嚅頗不易出口。警士謂既無名刺。誰知爾爲主人。且將何物爲爾通報。明日持名刺來。勿曉。予不得已。而退。明日與某僕商權。繕一名片。往警士果指示一室。曰。爾自入。詢可耳。及人則知爲通報之。閤人所居。一老者似曾相識。瞿然曰。某二爺奈何至此。間來予曰。予欲求見太傅爺。賞一官做耳。老者搖手曰。勿爾家爺最惡旗人子弟求事。以爲不肖。且二爺識漢字乎。予曰。不識。老者曰。然則殆矣。雖得見。亦必遭斥逐。予曰。求老人通報。苟一見。雖斥逐。無憾。老者歎息曰。吾曾事大爺。敢不爲二爺盡力。但恐無益。而取辱也。若識字。則尙可爲力。予此時念既來。必以一見爲目的。若斥逐。亦稍忍受。較之賣家宅。尙優。予何敢煩厭。且得老人爲予說項。或可不至斥逐也。又念識字之關係如此。其重少時不自愛。貪嬉戲。不肯攻苦。及兄下世家事。爲累。母愛予。不令埋頭用力。今若此命也。然無術可以速成。有甘受此老之斥逐而已。老者入良久。始出。以手招予曰。雖已請見。應對須留意。卽不識字。亦不可遽露真相。予唯唯。既入。歷院三重。始進一齋。軒書籍古玩。雜列宛如兒時所見。予父之精舍。心忤忤然。常恐失儀。緩步而入。太傅貌方正。髮鬚已頽。白指余坐。其右突問在家何事。予以母病延醫對。又問曰。不讀書乎。予曰。兄沒後。書籍已爲戚屬持去。且無力延師。曰。然則爾固沒字碑也。予曰。略識之。無太傅乃指

齋中匾額問曰。汝試視此。識否。予仰視良久。實同中國人。視外國人之顏色。不可細辨。量漲於頰。不能作詞。太傅復取一冊授予曰。汝試讀此。雖一字。卽讀之。亦無不可。予接冊入手。重若千鈞。試繙帙之。如入五里霧中。對面不辨眉目。噫。此卽予之末日也。予然後知淪於下賤。皆予命中注定。不必羨人運動得官。箇中自有由來。予旣自誤。妄求無益。洵如老人語。所謂徒取辱耳。至此太傅怒容可掬。曰。無怪旗人子弟爲人所不齒也。爾世家子。不識一丁。尙敢覲來見長者耶。速去。速去。非讀三年書。不許復登門也。乃呼侍者扶予出。及門。老人以銀餅二枚納予袖中。曰。此姑爲二爺遮羞。好讀書。自愛他日復來可也。予此際如中酒。不知爲苦爲樂。旣歸。以告母。求往讀書。母曰。否否。債戶重疊。踵門積欠。鉅萬。苟不速了。何以度日。汝知讀書固佳。但必待府第出售。後始得實行。遠水不能救近火也。予知事出無奈。仍往見某戚。囑變產事。某戚銳身自任意。頗激昂。逾數日。來言有主。許出四萬五千金。母喜其數之高。於僕也。欲允之。予曰。急則爲人所持。此價非可滿意。宜索七萬金。母悟。遂如予言。忽某僕聞之大爲嫉忌。聲言已本紹介人。爲某戚所攘。奪誓必與某戚爲難。某戚亦斷斷不肯相讓。途中相遇。彼此詰責。竟至用武。各訴之官廳。官廳乃倩人排解。以五萬金署券。而予家積欠鋪戶之數。殆五萬金有奇。及遷讓之日。予母僅得百金。以支三月賃廡之資。及稍製棉衣而已。予婦欲贖一釵。仍未可得。後聞人言某戚與某僕共分金。而官廳且得二萬金。是殆以九萬金立轉契。而予家之原契。則不知在誰手矣。予旣售

產仍未獲一文。何以遂讀書之願。若仰面求人。則前車殷鑒。耿耿於心。寧死不願復往。若欲營他業。則無門可告。偶遇府門前之輿夫。語予曰。此業尚可爲也。予遂試爲之。覺自食其力。勝於覲顏求人。遭人斥逐。竟不告母妻而事此業已半月矣。語竟。予（友人自稱）曰。爾既世家子。予當成爾志。擬薦之如晉。入隨營學堂。不日將往云。

琥珀貓兒墜

王梅耀

趙同轍。字肖蘇。楚之黃梅人也。父爲名孝廉。久困場屋。館於蘇城某紳家。偃蹇數年。竟捐館舍。停喪丙舍。歸骨無期。居停留肖蘇課諸孫。爲童蒙師。光緒庚子。遇丹徒周少坪茂才於居停席上。一見如故。歡若平生。辛丑壬寅之間。踪跡甚密。肖蘇固貧。少坪亦外強中乾。相去不遠。徒以故交。三五猶剩晨星。遇肖蘇有急。挹彼注茲。尙能借助。然助之亦頗不易。喁喁陳辭。輒逢彼怒。謂曾是趙肖蘇而以利交人者。癸卯秋。肖蘇以避色去。初猶有書致少坪。滿紙雲烟。語多抑塞。氣後漸疏闊。光復以來。不相聞問。客歲夏五。少坪旅寓杭州十五奎巷。一室斗大。霉濕蒸悶。陰雲如磐。呼吸爲之遏抑。少頃。震電熠耀。作金蛇舞。雷鼓驟鳴。大雨方下。忽門外剝啄聲甚厲。與迅雷急雨競鬪繁響。念非催租人。何爲以此時來。披關張蓋。一笑相逢。則十餘年闊別。音書斷絕之趙肖蘇也。入室解雨衣。丰采麗都。意態閒適。非復吳下阿蒙。惟腰際懸一扇墜。雕刻絕精。爲睡貓形。黑闇中解衣。磅礴燦爛。作琥珀色。與天上電光相激射。則爲